

# 「無所得」的研究

——《大般若經·第四會》為主（一）

林維明

## 摘要

《大般若經·第四會》中廣明一切聲聞、獨覺、菩薩摩訶薩的修學要旨，並且特重菩薩摩訶薩於般若波羅蜜多的修學為優先考量。菩薩勤求無上正等菩提，立足於聲聞、獨覺解脫道的修學項目之上，通達它但不以其為限，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無所得為方便，觀諸有情沈淪生死苦海而生起大悲心，發出饒益一切有情的堅固誓願，廣修一切菩薩摩訶薩行，成就方便善巧與諸佛法，圓滿菩提道的學程。

本文的研究扣緊在「無所得」的研究，並以「修學般若波羅蜜多」與「趣求無上正等菩提」兩大主軸進行探討。

菩薩摩訶薩在無盡的生命相續流中，開拓無所得修學義理的運用，盡未來際，無限地開展智慧的圓滿。順應無所得的善巧方便，融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與大悲心相應作意，是其不共聲聞、緣覺乘的修學理則，更為圓

滿菩提道的進路。

## 關鍵詞

《大般若經·第四會》、無所得、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正等菩提。

## 一、前言

本論文依序為研究主題、問題意識、文獻依據、學界研究概況、研究進路與方法、論述架構及研究的重要性，概述如下：

- (一) 研究主題：本文主要探討《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四會》（以下簡稱《大般若經·第四會》）中「無所得」的修學義理，所以主題相當明確。

- (二) 問題意識與研究動機：筆者在閱讀《大般若經·第四會》時，經常出現「菩薩摩訶薩如是學時，於一切法以無所得而為方便」這類的文句。然而，「無所得」的意涵、重要性及其與般若波羅蜜多的相關

性又是如何？「無所得」和「空」有何不同？種種

的問題激發，而促發本文的研究動機。

(三)文獻依據：本文主要的文獻依據是唐玄奘法師所譯的《大般若經》。其中〈第四會〉八千頌的篇幅，是初階進入探討《大般若經》較為可行的研究範圍<sup>1</sup>。故本文採用為研究範圍。

(四)學界研究概況：目前筆者蒐集到論著有印順法師（二〇〇〇）、蔡耀明（二〇〇一）、釋大宣（二〇〇二）、釋諦玄（二〇〇二），曾惠畊（二〇〇三）和釋禪印（二〇〇四）都是很值得參考的資料。<sup>2</sup>

(五)研究進路與方法：在研究進路方面是把《大般若經

·第四會》當作是一場完整法會的演說開示，大乘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法要，所以本文以法門修行為實證佛法的方式，開展出義理的研究與探討。

在「研究方法」上，其義理方面，首先必須精讀文本、練習與文本進行對話、探討、思索及掌握文本的意涵。其次對不理解之處，可參考其他相關的註疏作對比，如此對掌握文本的義理會更有幫助。而對於「名相」疑惑之處，必須從字源上確定每個語詞的基本意思，和這些語詞在文章脈絡中的真正意

涵，以免誤解其意。

(六)本論文架構：本論文扣緊所關注的研究主題上。沿著關鍵詞，逐一打開其意涵，依據和理路。因此在組織架構上，共分為五節。依次為：第一節、前言，是全文的構想與梗概，第二節、關鍵詞釋義，對無所得的意義與相關的關鍵詞解析其意涵，第三節、修學般若波羅蜜多，以法性畢竟清淨及能成辦諸勝事業兩個主題進行研討，第四節、趣求無上正等菩提，是以無所得為方便，融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與融入大悲心相應作意兩個子題進行討論，而第五節、結論，總結全文的要點。為便於解讀，圖一列出本論文的組織架構。

(七)研究的重要性：本文的重要性有下列二項：

1. 本文的研究重心是扣緊《大般若經·第四會》的核心旨趣，凸顯出無所得的修學理則，以及開啓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實踐動力，豐富生命哲學的內涵。使得在邁向解脫道和菩提道更有著力點。
2. 若沿著無所得的修學而層層轉進，則能一路貫穿，直到菩提。缺乏無所得的精神與態度，則在解脫道與菩提道上滯礙難行；不明瞭「無所得」的實在性，絕對無法透徹瞭解佛法的精髓，掌握佛法的核心。故顯現其

重要性的可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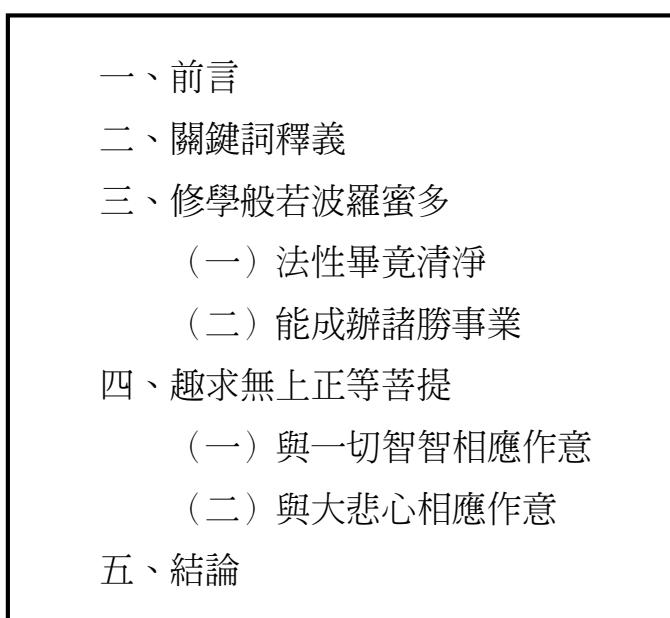
## (一) 無所得的意涵

針對「無所得」這個主題的研究，首先要界定「無所得」本身所具有的意涵，同時也要對其相關的重要關鍵詞進行解析，概述如下：

## 二、關鍵詞釋義

### (二) 與無所得相關的關鍵詞

與無所得相關的重要關鍵詞，有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多、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及大悲相應作意。這些語詞的意思說明如下：



圖一 本論文的組織架構

或「無所得」，直觀法性本空，匯歸法性平等，才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的真義，才是真正名為「學般若波羅蜜多無所得者」<sup>3</sup>。

有所得與無所得的差別以「有二」與「無二」作為分野。「二」是相對性的概念，如我與他，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個體。站在實體性的前提下，使得一切人、事、物皆獨立自存，相互對待，彼此無法相容。於是有二元對立的虛妄分別，稱為「有所得」。而超越相對立的兩邊，對一切法的差別相不生住著心。因為不執取，故雖身在萬物之中，但心不滯著在千差萬別的現象世界。瞭解萬物自性本空，不生不滅，就是無二，也就是「無所得」。「無所得」是以一切法超越思惟、議論、言說與尋思分別，所以絕諸戲論。不對諸法產生實體性的執著，但是「有所得」的過患固然需要捨離，而如果又掉入另一個無所得的取相執著，則非「無所得」的本意。跳出「有所得」與「無所得」的限礙，不執著「有所得」

## 1. 菩薩摩訶薩

利他工作<sup>8</sup>。

（未完待續）

界說每一個修學的歷程都是以無所得、不執取的態度認真學習，一直修行到達究竟圓滿的境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及獲得一切智智。從大悲心發出拔苦與樂的願心，欲令一切有情已離生死輪迴大苦的心念，積極的實踐常勤拔濟一切有情的利他事業。而且在許多的眾生中出類拔萃，故稱爲菩薩摩訶薩<sup>4</sup>。

## 2. 般若波羅蜜多

「般若」是梵文prajba的音譯，粗淺的意思是智慧，是指對諸法的理解與了知；「波羅蜜多」(paramita)是圓滿的境地；「般若波羅蜜多」(prajbaparamita)則是能究竟諸法實性，在智慧的無限開展上達到究竟圓滿<sup>5</sup>。

## 3. 無上正等菩提

精勤修學一切法的實相，直到究竟圓滿的境界<sup>6</sup>。

## 4. 一切智智相應作意

修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而達到無所不得、無所不證的境地是爲與一切智智相應作意<sup>7</sup>。

## 5. 大悲相應作意

其心不捨離衆生，觀一切法及諸有情皆畢竟空、衆生的苦就是我的苦，而起大悲心，常勤救度一切衆生之

## 註釋：

1. 參考蔡耀明（二〇〇一），〈《大般若經》的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般若波羅蜜多教學與嚴淨佛土》，南投：正觀出版社，頁八十四—八十五。

2. 釋印順（二〇〇〇），《空之探究》台北：正聞，頁

一三七—一〇〇，指出：『阿含經』是現實身心出發，以知、斷、證、修以達到涅槃實現的理想。而『般若經』則是直接從法性平等，法法皆空、法法皆如，去深入體驗的法門；蔡耀明（二〇〇一）前揭書，頁二二九—二六八，云：『《大般若經》的佛隨念說明菩薩摩訶薩安住在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應該以無所得為方便修習十隨念。也在《大般若經·第二會》的嚴淨／清淨〉（前揭書，頁二六九—三一二）中指出：四種意趣的清淨，是般若大乘修學所顯揚的重點課題，其中，空與無所得是最重要的指標；釋大宣（二〇〇二）〈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成就無上正等覺——以玄奘漢譯本《大般若經·第二會·第四會》為探討內容〉，《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指出：就利他

方面來說，無所得是方便善巧的核心，有所得是世俗諦上有限的範圍，由無限的因緣所現起的大相續流，在這當中，一切都是無所得的；釋諦玄（二〇〇二）〈《大般若經·第二分》「依世俗說，不依勝義」此述詞所展現之二諦思想〉，《圓光佛學研究所畢業論文》指出：五輪體空在性、相皆空的脈絡中，是無所得、不可取著的；曾惠畊（二〇〇三），〈論「第一義空」與「涅槃」——以《雜阿含經·第一義空經》、《大般若經·第二分》和《大般涅槃經》為主〉，《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士論文》指出：要由第一義空達到第一義空波羅蜜多，必須了解涅槃的本性是清淨性、中道性、空性、寂滅性，即為自性清淨涅槃。在《大般涅槃經》當中以無所得名第一義空，處理了「空」與「不空」，並以無所得來貫穿菩提道乃至大涅槃。釋禪的（二〇〇九）《大般若經·第四會》「無所得」之研究》，《佛教學生文第六冊》頁一一六，係以無所得趣入般若波羅蜜多以及貫徹無所得直至菩提兩大主軸作為修學「無所得」的重心。

3. 如《大般若經·第二會》卷第四百六十二〈方便善巧品〉云：具壽善現白言：「世尊！云何名有所得？云何名無所得？」佛言：「善現！諸有二者，名有所得

。諸無二者，名無所得。」……具壽善現白言：世尊！為有所得故，無所得？為無所得故，無所得？」佛言：「善現！非有所得故，無所得。非無所得故，無所得。然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性，名無所得。如是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於有所得、無所得平等性應勤修學。善現！諸菩薩摩訶薩於是學時，名學般若波羅蜜多無所得者。《大正藏》第七冊，三三四頁中。

4. 如《大般若經·第四會妙行品》云：「學一切法無著無礙，覺一切法無著無礙，求證無上正等菩提，繞益有情，是菩薩義。……以諸菩薩於大有情眾中當為上首，故復名摩訶薩，《大正藏》第七冊，頁七六六頁中。

5. 如《大般若經·第十六會般若波羅蜜多分》云：「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超過一切名言道故，……慧能遠達諸法實性，故名般若波羅蜜多。……般若者，謂解諸法及佑諸法，故名般若。……般若者謂假施設……般若者非知非不知，非此非餘處故名般若」，《大正藏》第七冊，頁一〇六七下，一〇六八上）。

6. 參見《大般若經·第二會，甚深義品》云：「一切法真如是謂無上正等菩提……一切智真如道相智，一切相智真如是謂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精勤修學十地

圓滿，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大正藏》第七冊，頁二七二中—頁二七三中）。

7. 參見《大般若經·第四會無養寧堵波品》云：「過去未來、現在菩薩，皆學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神咒王，無所不得，無所不證，是故說名一切智智，《大正藏》第七冊，頁七七四中）。

8. 參見《大般若經·第四會妙行品》云：「若菩薩摩訶薩聞說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心無疑惑亦不迷悶，

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住如是住，恆不捨離謂無所得而為方便(*anupalambha-yogena*)。常勤拔濟一切有情，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最勝作意所謂大悲相應作意……大悲作意，性平等故，則與一切有情應無差別……以一切法及諸有情皆畢竟空無差別故，若菩薩能以如是知無所滯礙，是真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大正藏》第七冊，頁七六九上。

## 印順導師語錄

觀空，不是知識的論辨，而是藉此以解脫衆苦的，所以接著明般若果。此明菩薩得涅槃果，即三乘共果。菩薩「依般若波羅蜜多故」，觀一切法性空不可得，由此能「心無罣礙」，如游刃入於無間，所以論說：『以無所得，得無所礙』。無智凡夫，不了法空，處處執有，心中的煩惱，波興浪湧，所以觸處生礙，無邊荊棘。菩薩離煩惱執障，能心中清淨。「無罣礙故，無有恐怖」：恐怖爲愚癡心所生起，心有罣礙，執有我法而患得患失，即無往而不恐怖。經中說五畏：惡名畏、惡道畏、不活畏、死畏、大衆威德畏。此中結歸究竟涅槃，恐怖可約生死說，『坦然不怖於

生死』，即自然沒有一切恐怖了。菩薩了法性空，知一切法如幻，能不爲我法所礙而有恐怖，即「遠離顛倒夢想」。顛倒，即是一切不合理的思想與行爲，根本是執我執法，因此而起的無常計常，非樂計樂，無我計我，不淨計淨；以及欲行苦行等惡行。夢想，即是妄想，即一切顛倒想。菩薩依智慧行——悟真空理，修中道行——遠離一切顛倒夢想，消除身心、自他物我間的種種錯誤，即拔除了苦厄的根本，不怖於生死，能得「究竟涅槃」。（《妙雲集》〈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記〉，頁二〇〇—一。）